

屈

原

郭沫若著

郭沫若著

屈

原

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廿四年四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五年三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原 屈”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 者 郭 沫 若

發行者 章 錫 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四〇四號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五九九七號

序

屈原是我最喜歡的一位作家，小時候就愛讀他的作品。但是精細的研究是沒有做過的。這次因為開明書店的徵稿，我得到了機會來過細地把我所喜歡的這位詩人和他的作品研究了一下，得到了很多爲自己所不會夢想到的見解。那些見解是敘述在正文裏面的，我相信讀者讀過了這本小冊子之後，當不至於有怎樣的失望。

屈原自沈處的汨羅，我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時候是路過過的。那時候做過一首舊詩來弔他，大約因為舊詩容易記的原故，是還留在我的記憶裏的。

『屈子行吟處，今余跨馬過。

晨曦耀江渚，朝氣滌胸科。

攬轡憂天下，投鞭問汨羅：

『楚猶有三戶，懷石理則那？』

我當時還不會知道屈原何以一定要死的理由。我覺得僅僅是被放逐，僅僅是在政治上的失意，一位有爲的男子應該是還有很多可做的事情，不至於一納頭便去憔悴死。但我現在經過了一番研究，知道他的死是在楚襄王二十一年，那時秦將白起把楚國的郢都破了，取了洞庭五湖江南，楚國的君臣逃到了陳城去，幾幾乎演出了國破家亡的慘狀，屈原是看到了這樣的情形才迫不得已而自殺了的。所以屈原的自殺是殉國，並不是殉情。

感情是富有傳染性的東西，所謂『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歡』的，便是這個現象的舊式的說法。自從屈原死後，凡是神經過敏的詩人稍一不得志便要自比屈原，其實屈原是不好自比的。尤其是以國家或民族爲口頭禪的人更不好以屈原自比：因爲要想成就一個屈原，那兒須得有一幕亡國滅種的慘劇。在這兒有最後一句話讓我寫出的是：

我國的屈原，深幸有一，不望有二。

目次

一	屈原的存在	一
甲	屈原傳	一
乙	近人對於屈原傳的懷疑	四
丙	懷疑說的批判	八
丁	屈原傳以前的文獻	一〇
戊	楚辭秦作說之批判	一三
己	屈原的生卒年月日	一五
庚	屈原的家世	一七
二	屈原的作品	二三
甲	總說	二五
乙	分論	二四
A	離騷（作於晚年）	二四

附

離騷今言譯

庚 言行一致的愛國詩人

己 儒家的影響

戊 懷疑的態度

丁 着相的特異性

丙 詩體的大解放

乙 屈原藝術的特異性——白話入詩

甲 屈原以前的南方文化

三 屈原的藝術與思想

丙 結論——作品的三個時期

F 招魂（爲弔楚懷王而作）

E 遠遊 卜居 漁父（非屈原所作）

D 九章（時期不一）

O 天問（作於五十以後）

B 九歌（作於初年）

一 屈原的存在

甲 屈原傳

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的第一個偉大的詩人要推數屈原，他是生在戰國後半期的楚國的。司馬遷的史記上有一篇屈原賈生列傳，前半部便是傳的屈原。我現在把那大要摘錄在下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這便是屈原傳的大略。在傳的最後司馬遷還有幾句評論是：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因爲他把天問、招魂、哀郢諸篇，和離騷一樣，都認爲是屈原的作品。

乙 近人對於屈原傳的懷疑

自從有了司馬遷這篇評傳之後，兩千年來討論屈原的人大都奉以爲典型，從沒有

人懷疑過。但在近幾年來卻是大大的發生了問題，竟連屈原的存在都要加以否認了。這個問題雖然是新發生出來的，但既有問題發生，如在未能解決之前，又來肯定着對於屈原要作進一步的研究，那等於是在砂上築臺，全部的努力會有成爲空費的危險，所以我在這兒要多費一些筆墨來檢討這個問題，看看懷疑的人所持的理由究竟是否充分，而屈原這個人究竟是否存在。提出了這個問題的人，第一個是四川的廖季平先生，據謝无量先生的楚詞新論上說：

『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見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詞新解給我看，說「屈原並沒有這人。」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連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他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說楚詞是詩經的旁支……他以爲詩經本是天學，所講的都是天上的事，自然楚詞也是一樣。所以有那些遠遊出世的思想，和關於天神魂鬼的文詞……他第三件說離騷首句「帝高

陽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記「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遊天下，傳令樂人歌絃之。」始皇三十六年……廖先生的楚詞新解我還沒曾看見過，他的詳細的論證我自然無從知道，但在這個簡單的轉述中他的主張的要點是活現着的。

其次是胡適之先生的讀楚詞，對於屈原傳也表示過同樣的態度。他說：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爲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子）傳末（案在賈生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

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會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雎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
四大可疑。前半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胡先生的文章我因爲手頭無書也還沒有窺到他的全豹，這一段也是由楚詞新論所轉錄下來的。他所揭出的疑問的確是很值得令人懷疑，我想廖先生以爲屈原傳不可靠，大

約也就是根據的這些疑竇罷。

丙 懷疑說的批判

這兩位先生的懷疑是應該首先解決的，我們應該來當一個公正的審判官，要看是司馬遷可靠，還是廖、胡兩位先生可靠。

廖、胡兩位先生，特別是胡先生，對於屈原傳所提出的疑問，驟看都覺得很是犀利，但過細檢查起來，卻一項也不能成立。（子）項所列的那一段話，早就有人說過是『後人所增』●而那增竄過的文字也還有傳譌，『孝文崩』應該是『孝景崩』的錯誤。（丑）項的五大可疑也疑得不甚周到。第一層的既疏了，既不在位了，而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我們如想到現在的一些要人下野出洋且發抒偉論的近事，便可以不費筆墨地得到了解。第二層的『放流』兩個字當成流謫解，是後來的人講錯了的。其實『放流』就等於『放浪』，並不是說屈原在楚懷王時便遭過流刑。第三層的『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屈

原

的那兩句話，本來是很平常的話，昭雎可以說，屈原也可以說，就如現在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三尺童子都可以喊叫的一樣，那是毫不足怪的。但關於這一層更有人說昭雎就是屈原的。楚詞新論上引劉申叔的話說：

『昭姓源流不可考，後世亦無昭姓。惟屈、景二姓是楚同姓。史記所說屈原諫懷王及使齊的話，戰國策都作昭雎，無屈原名字。恐怕昭雎就是屈原，古音本通。』

這個見解的根據是太爲薄弱。莊子的庚桑楚篇上說：『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所說的就是楚國的『三閭』。屈景、昭甲氏就是屈氏，說它是音變固可以，①說它是字誤也未嘗不可以。據此可見得昭屈原本是二氏，昭是楚昭王的支庶，②所以說是『著戴』，戴是代的假借。屈是楚武王的兒子屈瑕所封的采邑，③所以說是『著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莊子的齊物論中有善鼓琴的昭氏，其名爲文，④還有他的兒子也是承繼着父業的，可見昭氏並不是沒有流傳。總之昭雖不能說就是屈原，他與屈原同時而且大約是同志，所以他們說話相同。使齊時他是做了屈原的副使或隨員，也是說得

過去的。

至於第三大疑問中言屈原傳中所有的事爲張儀傳所無，這是司馬遷慣用的詳略互見的筆法也毫不足怪。第四大疑問的黔中和漢中，是胡先生太着急，把原書看脫了一半。張儀傳上是說『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頃襄王二十二年才爲秦所取。『武關外』便是指的漢中，三篇文章並沒有衝突。只是張儀傳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實，後來楚也沒有給他，不用說武關外的漢中也是沒有到楚國手裏的。第五大疑問的前稱屈原後稱屈原更不能成爲疑問，因爲『屈原者名平，』司馬遷在開首的一句就交代清楚了，稱平稱原本是兩可。前半有『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也明明稱的是原。而且『高平曰原』見爾雅，『上平曰原』見公羊昭元年傳，名平字原也是很合乎古訓的，不能夠說司馬遷是誤把兩個人扯成了一個人。

丁 屈原傳以前的文獻